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1698

周家冬官職領之厥

周人尚輿而制作之法領於冬官其輿之廣六尺六寸故其轍迹之在地者相距之間廣狹如一無有遠邇莫不齊同凡為車者必合乎此然後可以行乎方內而無不通不合乎此則不惟有司得以討之而其行於道路自將偏倚杌隉而踶步不前亦不待禁而自不為矣中庸或問

周輅過後之弊

曰周輅為過後何也曰夫輅者身之所棄足之所履其為用也賤矣運行振動任重致遠其為物也勞矣且一器而工聚焉則其為費也廣矣

欽定四庫全書卷十五　別集
山陰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縣區玉刊行

賤用而貴飾之則不稱物勞而華飾之則易壞費廣而又增實之則傷財周輅之所以為過侈數語或問

周家車服之制

路車金輅以賜同姓象輅以賜異姓也玄衮玄衣而畫以卷龍也鷩如弁形刺之於裳也周制諸公衮冕九章侯伯鷩冕七章則自華蟲以下子男毳冕五章衣自宗彝以下而裳黼黻孤卿絺冕三章則衣粉米而裳黼黻而已詩傳

大車兵車之制

九軧之制廣皆六尺六寸其平地任載者為大車則軫深八尺兵車則軫深四尺四寸

車轂之制

轂者車輪之中外持輻內受軸者也大車之轂一尺有半兵車之轂長三尺二寸故兵車曰陽轂（陽同揚）

轑車之制

觀遂與夏末制轑之言則知轑制自夏而肇原觀地官車轑辨物之詳則知轑制至周而大備夫轑者車之制也在商則曰胡奴車在周則曰輜車至秦則為乘車昭其名也夏以三十人而轑商以十八人而轑周以十五人而轑昭其數也周以黃金為飾漢以雕玉為飾後魏以羽葆為飾昭其文也或使人挽或用馬駕漢之制也形似輜車裝用金飾梁之制也絡飾以朱纁不施輪輻隋之制也一曰大鳳二曰大爹三曰仙遊四曰小輕五曰芳亭六曰大王七曰小王唐之制也然則整六飛而肅萬乘固非所以修辨物之儀而事文藻之飾實所以重君尊之義也不然後魏與纁垂制李德林何必有請從太和之奏乎

夏商之制簡

曰周冕之不為後衆何曰加之首則體嚴而用約詳其制則等辨而分明此周冕所以雖文而不為過也夏商之制蠲不可考然意其必有未備者矣語或問

衮衣之制

袞衣裳九章一曰龍二曰山三曰華蟲四曰火五曰宗彝皆繢於衣六曰藻七曰粉米八曰黼九曰黻皆綉於裳天子之龍一升一降上公但有降龍以龍首卷然故謂之袞也

三命之服

芾冕服之韠也一命縕芾黝珩再命赤芾黝珩三命赤芾葱珩大夫以上亦芾乘軒 事傳 詩

古今朝服之制

古者有朝服有祭服謂鷩冕之類朝服所謂皮弁玄端之類自漢以來祭亦用冕服朝服則所謂進賢冠絳紗袍自隋煬帝時始令百官從省服乃今之公服也祖宗以來亦有冕服章甫之類而不當用惟大典禮則用之 文公語錄

自天子至庶人禮制之異

旦如冕服是天子祭服皮弁是天子朝服諸侯助祭於天子則服冕服自祭於其廟則服玄冕大夫助祭於諸侯則服玄冕自祭於其廟則服皮弁又如天子常朝則服皮弁朔旦則服玄冕 紱冕也 諸侯常朝則周玄端朔旦則服皮弁亦用玄端夕深衣士則玄端之祭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纁裳 前玄後黃也 庶人深衣 同上

古者朝服祭服之制

古朝服用布祭服則用絲 詩緇衣緇實尸也 皮弁素積白布為裙 同上

今公服皆胡服

後世禮服固未低猝 先王之舊然且得華夷雜有辨別不得今世之服大抵皆胡服如上領靴鞋之類先王冠服掃地盡矣中國衣冠之亂自晉五胡後遂相承襲唐接隋隋接周周接元魏大抵皆胡服 並同上

今朝服乃古閒服

今朝廷服色三等乃古閒服此起於隋煬帝時然當時亦只是做戎服當時以處宰類數欲就簡便故三品以上服紫五品服緋六品以下服綠他當時亦自有朝服大祭祀時用之然不常以朝到臨祭特取用之 文公

語錄

朝服蘇冬於宵朝

今之朝服乃戎服蓋自隋煬帝數遊幸因令百官以戎服從一品紫次朱次青皂靴乃馬上鞋也後世循襲遂為朝服

今公服即唐常服

唐人有官者公服襆頭不雖身以此為常服又別有朝服如進賢冠中單服之類其下又有省服服為常服今之公服即唐之省服服也

王佩

珩璜瑀琚之制

雜佩者左右佩玉也上橫曰珩下繫三組貫以蠙珠中組之半貫一大珠曰瑀末懸一玉兩端皆銳曰衝牙兩旁組半各懸一玉長樽而方曰琚又以兩組貫珠上繫珩兩端下交貫於瑀而下繫於兩旁橫行則衝牙觸蠙而有聲也詩傳

圭笏

五等諸侯之制

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谷璧男執蒲璧五等諸侯執之以合符於天子而驗其信否也周禮天子執冒以朝諸侯鄭氏注云名玉以冒以德覆冒天下也諸侯始受命天子錫以圭圭頭斜銳其冒下斜刻小大長短廣狹如之諸侯來朝天子以刻驗冒其圭頭有不同者即詳其偽也書傳

執笏始於宇文周

古者若臣所執五王三帛二生一死皆以為贄而已笏則指之用以指畫記事而已不執之以為儀也宇文周復古乃不備贄而執笏於是搢紳翦翦之禮廢升堂而蹴席者多矣語或問

古今圭笏之制

笏者忽也所謂備忽忘也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漢書有秉笏奏事又曰執簿亦笏之類本只是以備遺忘故手執眼觀口誦或於君前有所指畫不敢用子故以笏指畫今世遂

用以為常執之物周禮典瑞王搢大圭執鎮圭大圭不執只是搢於腰
間却執鎮圭用又籍以朝日而今郊廟天子皆執大圭大圭長三尺伹
重執之甚難古者本非執大圭也（文公疑）

樂律

聲和則樂和

聲者宮商角徵羽也大抵歌聲長而濁者為宮以漸而清且短則為商
為角為徵為羽所謂聲依永也既有長短清濁則又必以十二律者和
之乃能成文而不亂假令仲呂為宮則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
南宮為羽蓋以三分損益隔八相生而得之餘律皆然即禮運所謂五
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所謂律和聲也聲既和乃以其聲被之八音
而為樂則無不諧和而不相侵亂夫其倫次可以奏之朝廷薦之郊廟
而神人以和矣聖人作樂以養情性盲人才事神祇和上下其體用功
效廣大深切如此書（件）

律陽而呂陰

六律為陽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六呂為陰大呂夾鍾仲呂林
鍾南呂應鍾凡十二管皆徑三分有奇空圍九分而黃鍾之長九寸大
呂以下律呂相間以次而短至應鍾而極焉以之制樂而節音聲則長
者聲下短者聲高下者則重濁而舒遲高者則輕清而剽疾（書注）

古人吹律以合聲

以黃鍾為宮便用林鍾為徵太簇為商南呂為羽姑洗為角應鍾為變
宮蕤賓為變徵這七律自成一均其聲自用諸應古人要合聲究須吹
律使眾聲皆合律方可用後來人想不能辨去逐律吹律京房始有律
準乃是先做下一箇母子調得正了後來只依此為準國語謂之均梁
武帝謂之通其制十三弦一弦是全律底黃鍾只是散聲又自黃鍾起
至應鍾有十二絃要取甚聲用柱子來逐絃分寸上柱定取聲立均之
（憲按只是如此文義恐錄）

黃鍾不可為他律所用

樂律中所載十二詩譜乃趙子敬所傳云是唐開元間鄉飲酒所歌也

但却以黃鍾清為宮此便不可矣蓋黃鍾管九寸最長若以黃鍾為宮則餘律皆順若以其他律為宮便有相陵處今日只以黃鍾言之自第九宮後四宮則或為角或為羽或為商或為徵若以為商則臣陵其君矣徵為事羽為物皆可類推樂記曰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故制黃鍾四清聲用之清聲短其律之半是黃鍾清長四寸半也若後四宮用黃鍾為角徵商羽則以四清聲代之不可用黃鍾本律以避陵慢故漢志有云黃鍾不復為他律所役其皆律亦皆有清聲若遇相陵則以清聲避之不然則否誰是黃鍾則不復為他律所用然沈存中續筆談說云唯君臣民不可相陵事則不必避先生一日又說古人亦有時用黃鍾清為宮前說未是○文公語錄

辨絲竹之聲

絲尚宮竹尚羽宮聲大故以羽聲濟之絲聲細故以竹聲諧之

當先定黃鍾之律

十二律自黃鍾而生黃鍾是最濁之聲其餘漸漸清若定得黃鍾是便入得樂都是這裏錯差了此乎其他都差只是寸難定所以易差

隋何妥之失

南北之亂中華雅樂中絕隋文帝時鄭譯得之於蘇祇婆蘇祇婆乃自西域傳來故知律呂乃天地自然之聲氣非人之所能為譯請用旋宮何妥恥其不能遂止用黃鍾一均並同

上下當損益之理

律管只以九寸為準則上生下生三分益一損一如破竹矣

黃鍾應鍾長短清濁

管有長短則聲有清濁黃鍾最長則聲最濁應鍾最短則聲最清

造樂關鍵祥長短

律管只吹得中聲為定若謂用周尺或羊頭山黍雖應準則不得中聲終不是大抵聲太高則焦殺低則蠢緩劉歆為王莽造樂樂成而莽死後來荀勖造於晉武帝時即有五胡之亂和峴造於周世宗時世宗亦死惟宋朝太祖皇帝神聖特異初不曾理會樂律但聽樂聲嫌其太高

令降一分其聲遂和唐太宗所定樂及宋朝樂皆平和所以世作長久

今之樂皆胡樂

今之樂皆胡樂也雖古之鄭衛亦不可見矣今關雎麟趾鳴等詩亦有人猶之歌曲然聽之與俗樂無異不知古樂如何古之宮調與今之宮調無異但恐古者用濁聲處多今樂用清聲處多

當明制樂之本

孟子論今樂古樂則與民同樂乃樂之本學者所當知也若欲明其聲音節奏特樂之一事耳

哑鍾以避宮聲

王朴當五代之末杜撰得箇樂當時有幾鍾名為哑鍾不曾擊蓋古人制此不擊以避宮聲若一例皆擊便有陵節之患並月

吾身之樂

有舜之文德則聲為律而身為度有簫韶二南聲不患其不作文公答陳倅仁

聲音不在聲而在律

由民論之則審音之難不在於聲而在於律不在於宮而在於黃鍾蓋不以十二律節之則無以著夫五聲之實不得黃鍾之正則十一律者又無所受以為本律之宮也今又極論宮聲之妙而無曰黃鍾云者則恐其於聲音法制之間猶有所未盡也夫以聲音法制之粗而猶有未盡則雖有黃帝大舜之君伶倫后夔之佐亦如之何徒手而可以議大樂之和哉聲律辨

詩雅變風之辨

夫二南正風房中之樂也鄉樂也二南之正朝廷之樂也商周之頌宗廟之樂也是或見於序義或出於傳記皆有可考至於變雅則固已無施於鄉而變風又特里巷之歌謠其領在樂官者以為可以識時變觀土風而賢於四夷之樂耳讀呂氏詩記桑中篇

三代禮樂達天下

三代之時禮樂用於朝廷而下達於閭巷學者諷誦其言以求其志誦其聲執其器舞蹈其德以涵養其心則聲樂之所助於詩者為多歐公論

鄉飲之樂可疑

鄉飲酒所奏樂有不用二南小雅亦笙詩而用南呂無射兩宮十章不知何句豈有以見古之鄉樂用此律而寓其遺聲乎將古樂已亡而不可稽考而別制此樂也然則特用此律其旨安在(文公答黃中)

樂亡而不可學

古樂既亡不可復學但講學踐履間可見其遺意耳(文公答李兢綱)

正聲子聲之別

蓋正聲是全律之聲(如黃鍾九寸是也)子聲是半律之聲(如黃鍾十一寸半是也)一均之內以宮聲為主其律當最長其商角徵羽之律若短即用正聲或有長者則只可折半用子聲此所謂一均五聲而分正聲子聲之法也十二律既自有正聲又皆有子聲以待十二均之用所謂黃鍾太呂太簇無子聲以其一均之內商角徵羽四聲皆短於本律故也若以中呂為宮則黃鍾為徵而當用子聲矣若以蕤賓為宮則大呂為徵而當用子聲矣若以林鍾為宮則太蔟為徵而當用子聲矣此十二律所以皆有子聲

小雅大雅之別

正小雅燕禮之樂也正大雅會朝之樂受釐陳戒之辭也故或歡欣和說以盡群下之情或恭敬整莊以發先正之德詞氣不同音節亦異(詩傳)

上下通用之樂

按儀禮鄉飲酒及燕禮前樂既畢皆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間代也言一歌一吹也然則此六者蓋一時之詩而皆為燕享賓客上下通用之樂(同上)

九歌乃部樂之本

部與武今皆不可考但書所謂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此正是韶樂之本也所謂九德之歌九韶之樂也(文公語錄)

七音之辨

不攷鄭譯蘇夔之語無以知七音之始不觀杜祐加文武之文無以

知七音之變是何也蓋伏羲始紀陽氣而為律黃帝聽鳳凰而定音但有五聲未聞有變宮變徵也至周武王始加二變聲而七音備焉攷之周語可見矣武王克商之時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越三日而辰在斗越四十八日而辰在天黿鶉火張也天駟房也自張及房則為七列鶉火午也天黿子也自午至子則為七同合之以數昭之以聲而七律於是乎作然則加變宮變徵而為七音者豈非自武王始乎故後世或謂之七始或謂之七華黃鍾為天林鍾為地太簇為人姑洗為春疑賓為夏南呂為秋應鍾為冬此則以七音而為七始者也婆院力華為宮聲鑑識華為南呂泆識華為角聲泆侯加濫華為變徵社聲般贍華為羽聲利建華為變宮此則以七音而為七華者也吁故必知七始七華之說而後可與論七音之妙也顧氏

三夏之歌

讀左傳而知三夏之奏觀周禮而知三夏之名考詩頌而知三夏之說夫三夏者歌之大也天子享元侯用之故尸出入則奏肆夏以昭其聲也其聲載於樂章其職掌於鍾師其名始於周代重其事也然杜預之說則曰肆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呂叔玉之說則又曰一曰肆夏二曰繁遏三曰渠夏三夏之名為不同也愚嘗攷之詩而得其說蓋肆之為言遂也時邁之詩遂於太位豈古所謂肆夏者乎遏之為言止也執競之詩言福祿止於周之多豈非古所謂繁遏者乎渠之為言大也思文之詩言后稷配天之大豈非古所謂納夏者乎吁愚以是知肆夏繁遏渠皆為周頌而即三夏之異名也若夫三夏之外又有所謂王夏章夏齊夏族夏驁夏是總為九夏之名元不可不知也

周人何以不用商音

先儒之言曰聞宮聲使人溫良而寬大聞商聲使人方廉而好義聞角聲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聲使人樂義而好施聞羽聲使人恭儉而好禮則知樂有五音闕一不可然周人祭祀何以用宮角徵羽而不用商乎圜鍾為宮黃鍾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羽此禮天神之樂而遺商也

函鍾為宮太簇為姑洗為林南呂為林此禮地示之樂而遺商也黃鍾為宮大呂為角太簇為林南呂為羽此禮人鬼之樂而遺商也故或以為人聲或以為鼓聲或以為中聲不知天地鬼神非人孰享商果人聲何為不與於祭也黃鍾之太簇函鍾之南呂莫匪鼓聲是鼓聲未嘗不用也宮生杜杜生商商生羽羽生角中聲關則上下之音散是中聲九為當用也吁三者之說皆非愚未敢以為信蓋古樂以鍾磬為主無鍾磬則以管為主晉志所謂笛猶鍾磬是也今之笛即古之管古者之管但有四孔未有商音至漢京君明始加一孔於笛之後是為商聲然則周人祭祀用管為主寒螿悲商弦此非愚之臆說實得之馬融之笛賦並同前

樂器

八音之制

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皆樂器也言說

樂虡之制

紹興府志 土曰壎大如鵝子銳上平底似稱錘六孔竹曰篪長尺四寸圍寸七孔一孔上出徑三分凡八孔橫吹之詩傳

笙竽之制

簧笙竽管中金葉也蓋笙竽皆以竹管植於匏中而竅其管底之側以薄金障之吹則鼓之而出聲所謂簧也故笙竽皆謂之奏笙十三簧或十九簧竽三十六簧也並詩傳

鐘磬持垂鎛垂之別

鐘磬有持垂有鎛垂者其持垂者器大而聲宏雜奏於八音之間則絲竹之聲皆為所掩而不可聽故但於起調畢曲之時擊其本律之垂以為作止之節其鎛垂者則聲器皆小故可以雜奏於八音之間而不相凌也文公答王子順